

梦想的接力者：《阳光下的葡萄干》中崔维斯一角人物分析

李佳颖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在以往对于《阳光下的葡萄干》一剧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了崔维斯·杨格这一次要角色。事实上，崔维斯的角色塑造蕴含了剧作者洛林·汉斯贝里的巧妙构思：一方面，通过崔维斯的人物设定，观众可以了解到芝加哥南区黑人儿童的积极形象；同时，经由这一角色，剧中多个重要的人物行动得以自然推动；更有意义的是，汉斯贝里通过崔维斯回应了全剧的主题，向观众展示了美国黑人家庭和族群的希望不会枯竭，因为孩子们会是他们梦想的接力者。

关键词：《阳光下的葡萄干》；崔维斯；人物分析；梦想

DOI: 10.63887/fss.2025.1.3.22

1 引言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由美国黑人女剧作家洛林·汉斯贝里创作于 1959 年的作品。它是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由黑人女性编剧、黑人导演，并且主要由黑人演员演出的戏剧，一经上演便引发轰动。评论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称该剧“既充满活力又真实可信，任何人的自满情绪都会在观剧后消失殆尽”。该剧讲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在芝加哥南部贫困街区的美国非裔杨格一家的故事。老杨格辛劳一生，终于在死后为他的家庭赢得了一张 1 万美元的保险支票，围绕这笔巨款的使用，一家人开始了矛盾冲突。然而，当全家人必须共同面对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挑战时，他们以坚强的姿态维持住了家族的骄傲，最终搬进了白人社区。以往对于该剧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沃特·李、班妮莎等剧中主要人物的黑人身份认同展开，对于剧中的配角崔维斯则鲜有涉及。事实上，崔维斯的角色设计与塑造蕴含了剧作者的巧妙构思，本文将从人物设定、人物功能和主题意义三个方面来对这一人物展开分析。

2 芝加哥南部黑人社区的“小大人”

崔维斯·杨格是沃特·李·杨格和露丝·杨

格的儿子，也是杨格一家自被当作黑奴贩运到美国以来的第六代。汉斯贝里将其设计为一个十来岁的结实英俊的小男孩。很显然，剧作者在崔维斯的身上融入了许多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生活在美国北方城市的黑人小男孩的身影：他们居住在破败肮脏的黑人社区，怀揣着“美国梦”，却只拥有十分有限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剧中，小崔维斯所居住的芝加哥是当时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1]。“一些白人市民不希望与有色人种为邻，便采用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将后者隔离在拥挤的全黑人社区中”（Drake & Cayton: 174）。如：通过《限制房地产法案》禁止黑人家庭在白人社区购买或租住房屋，银行拒绝为黑人家庭在“不受欢迎”区域（在芝加哥地图上标注为红色）购房提供抵押贷款或保险，再加之部分城市改造和公共住房项目影响，黑人只能聚集于城市南部的布朗兹维尔、华盛顿公园和恩格尔伍德等地区^[2]。他们大多居住在拥挤不堪、维护不善的高层住宅。杨格家的公寓同样陈旧拥挤——一剧一开场，观众便可以看到没有独立卧室，只能睡在客厅上沙发上的崔维斯^[3]。不仅如此，杨格一家还需与邻居共用卫生间，每天早

上，他们都需为抢厕所花上一番心思^[4]。

然而，年仅 10 岁的小崔维斯似乎对自己的身份处境尚未有很清晰的认识^[5]。他不像父母那样整天自怨自艾，而总是充满活力，随时随地都能为自己找乐子。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崔维斯深谙与大人們的周旋之道。可以说，他就是一个机灵古怪的“小大人”。当从母亲这里拿不到学校要求的 50 美分时，他先搬出了奶奶当救兵，而后又提到了父亲。最终他如愿以偿地从沃特·李的口袋里得到了这笔钱。

汉斯贝里并未将有小小心机的崔维斯单纯塑造为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她展现给观众的同时是一个很有家庭责任感的“小大人”——崔维斯会在周末和家人一起打扫卫生，他还向妈妈提出放学后去超市门口帮人提重物，以此来赚取零花钱。这正是当时芝加哥南区贫困黑人家庭的小男孩会选择的常见赚钱方式。由于肤色等原因，他们没法找到正式的兼职工作，只能通过搬运杂货、擦皮鞋、跑腿等方式赚点小钱来贴补家用。在用劳动换取所需的食物或生活用品的同时，他们也会有种能给家里帮上忙的“小小男子汉”的自豪感。崔维斯正是这千万个芝加哥南区黑人家庭孩子的缩影：他们小小年纪，便开始分担家中的经济压力，是令人怜爱又感动的“小大人”。剧作者在崔维斯的身上倾注了对这些“小大人”的无尽喜爱，也希望他们能赢得观众的了解与欣赏。

3 宠爱的焦点：人物行动的重要推力

崔维斯在剧中出场时间不多，台词也仅有区区几句，是很显然的小配角。然而，从家庭人物关系而言，崔维斯却远非边缘人物。在任何一部剧中，“所有人物都相互依存地存在于一个建构的小宇宙内部。每个人物的个性化都形成于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确定了他们与其他人间的关系”（布吕内：86）。在杨格一家的内部“宇宙”中，崔维斯是小杨格夫妇唯一的孩子，也是莉娜唯一的孙子，他无疑是全家人宠爱的焦点。以沃特·李为例，虽然他算不

上好儿子、好丈夫和好哥哥，但对于崔维斯，他确实竭尽所能，在做一位好父亲。当崔维斯向他抱怨妈妈不给他学校要交的 50 美分时，沃特·李不但立刻拿出了这笔钱，又额外掏出 50 美分，让儿子买些水果或者乘坐出租车去学校，而他自己则在儿子走后转身向妻子讨要车费。如同另一部美国戏剧《慈母泪》（I Remember Mama）中的母亲一样，沃特·李认为家长不应该对孩子直言家里的经济状况，不能让孩子为缺钱的事而担心。沃特·李的这一番言行无疑表明了崔维斯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同样的，崔维斯是奶奶莉娜的心头至宝——她一早起来关心的便是孙子的床铺和早餐。崔维斯集一家人的宠爱于一身。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与剧中的多个人物行动密切交织，成为了这些行动的重要推力。

崔维斯首先是莉娜购房行动的加速推力。第一幕第二场，帮家里打扫完卫生的崔维斯提出想出门去玩，由此，他为观众打开了潜在空间的大门——全剧在舞台上为观众呈现的真实空间一直是杨格一家的公寓室内，观众无从知晓黑人社区的外部环境。当贝妮莎听到楼下孩子们的喧闹声，打开窗户查看，发现崔维斯正在和一群孩子一起追赶一只老鼠，由此，观众得以了解到这个社区的环境卫生竟是如此糟糕。正在为怀孕而焦虑的露丝看着儿子兴奋不已、绘声绘色地向自己描述着有关老鼠的种种，终于无法忍受，“拳头紧紧地握在大腿上，拼命地压抑着似乎要发出的尖叫”（Hansberry: 44）。在此之前，露丝并未表现出对于新的居住空间的渴望，但在崔维斯的行为刺激下，同时由于腹内新生儿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她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莉娜目睹了这一切，同时，她也察觉到露丝已有了堕胎的打算，于是，立即做出了付定金买新房的行动。莉娜买新房的行动固然与儿媳妇和未出生的新孙儿有关，但更是出于对崔维斯的爱——她不希望宝贝孙子一辈子在与老鼠为伴的环境中生活。当她签

完购房合同回到家中，希望将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崔维斯，她对崔维斯说这所房子是而他而买的，在这幢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一个专门属于崔维斯的房间，并且当他长大成人时，这所房子就是他的了。

在第三幕，崔维斯又成为了沃特·李放弃签订协议这一行动的重要推力。当沃特即将和白人社区的代表卡尔·林纳德签订协议，同意一家人放弃搬入克莱伯恩公园时，莉娜坚持让崔维斯在场见证这一切。她对沃特·李说：“你要让他明白你在做什么”“好好教他”（Hansberry: 128）。当沃特·李看向儿子，看着他天真无邪的笑容，他必定感受到了儿子的期待，他也会想起，几天前和崔维斯之间关于长大后的梦想的谈话。崔维斯说想成为像父亲这样的人，而沃特·李也曾对儿子许下诺言：“告诉我你将来想要做什么——你就能做什么”“只要你说出来，儿子……我会把全世界都给你！”（Hansberry: 92）崔维斯对他的崇拜与信任让沃特李记起了父亲的责任，他一改之前为了金钱奴颜屈膝，失去理智的模样，他郑重地将儿子以杨格家族第六代人的身份介绍给林纳德，并且为儿子示范了如何做一个骄傲的杨格家的男人，维护家族的荣耀。

由以上两例可见，汉斯贝里为崔维斯设计了家庭宠爱焦点的人物关系位，使得由他来推动其他人物的行动显得非常合理自然，水到渠成。

4 家庭与族裔梦想的接力者

梦想是《阳光下的葡萄干》一剧的重要主题。汉斯贝里通过该剧想要留给观众的问题是：对于杨格一家或整个美国非裔族群而言，“被延期的梦想会如何”？而崔维斯就是她为这个问题预设的答案。老沃特曾说：“上帝好像没有给黑人任何东西，除了梦想——但他确实给了我们孩子，让这些梦想显得有价值”（Hansberry:30）。作为杨格家族的第六代，崔维斯就是让梦想得以继续的接力者。

莉娜原本在一双儿女的身上寄托了深深的希望，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新生与硕果（Hansberry: 126），然而，当她看到沃特一心赚钱，甚至不惜牺牲家族的尊严来换取林纳德的协约金时，她的“内心痛苦不已”（Hansberry: 124），与此同时，她发现贝妮莎虽有理想却不免自私，对自己的哥哥毫无手足之情，全是诅咒与恨意，由此感到“死神真的已经来到了这个家里”（Hansberry:126）。

就在杨格家这一片死寂绝望的气氛之中，崔维斯的存在显现出了梦想的价值。他是汉斯贝里为莉娜准备的希望之光。因为崔维斯，原本紧闭双眼，不愿意面对签约一事的莉娜重新睁开了眼睛。她让崔维斯留下，亲自见证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她要让沃特·李意识到：一个承载着家族希望的孩子首先应该从父辈的身上获得希望的火种。而崔维斯纯真的笑容也为沃特·李重燃起了希望之光，最终让这位杨格家族的第五代回归到了希望传递者的位置，为自己的儿子做出了正确的榜样。

孩子始终是美国非裔的希望所在。如马丁·路德·金在他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也提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生活”（Hansen: 59）。美国非裔正是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了梦想的价值，同时，也正是因为有着希望的下一代，黑人们的梦想终究不会只是“阳光下的葡萄干”。

5 结语

汉斯贝里精心设计了小崔维斯这一角色，为美国，乃至世界舞台呈现了一个纯真可爱的芝加哥南区黑人小男孩的形象。在人物功能方面，崔维斯推动了剧中多个重要情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崔维斯，汉斯贝里让观众相信：美国黑人家庭和族群的梦想不会枯竭，因为孩子们将会传承他们的希望。崔维斯就像是莉娜搬家时念念不忘带走的那盆植物，虽然现

在年仅 10 岁，终有一天，他会接力梦想，成为杨格家族的骄傲。

参考文献

- [1]Atkinson, Brooks. A Raisin in the Sun[N]. New York Times. 1959-03-12.
- [2]Drake, St. Clair. and Horace R. Cayton, Black Metropolis: A Study of Negro Life in a Northern City [M]. New York and Evanston: Harper & Row,1962.
- [3]Hansen, Drew D., The Dream: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peech that inspired a nation[M]. HarperCollins e-book, 2003.
- [4]Lorraine Hansberry. A Raisin in the Sun [M]. Lodi, N.J.: Everbind Books, 2002.
- [5] [法]米歇尔·布吕内 刘静译，戏剧文本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项目课题：项目来源：杭州师范大学 2024 年度校教学建设和改革立项建设项目，项目名称：探索在英语戏剧教学中为学生心理赋能